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長安郡  
振鐸西  
請并也

梁昭明

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學士袁善法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  
通夜郎轅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 司馬長卿

告邑蜀太守竊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

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

事齊禮記王制曰五方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

楚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

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斤之而後稽顙毛移師東指

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

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

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

收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

棘蒲北切文常效貢職不敢愆怠論語撰考識曰穿

頌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

喁延頌歸德比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

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邑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

起軍法制追將帥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追將帥也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燧夜燔燧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攝奴頰切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吾帝城之東故曰東第張揖曰列東第在天子下方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取血膏潤草骸古才切今奉幣後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曰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名

言無善名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景帝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

文四十四

近縣張揖曰檄以示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縣有蜜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

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

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出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

涇水為崇二世乃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白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

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

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

大后臨朝以吕侏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

釋之子祿為趙王吕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韋

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

亂乎高唐賦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宦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

如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宦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鈞吾山有獸羊身人面

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自身象在父高乞句攜養

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抱音咆因臧假位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

乞也古賴切輿金蠶壁輸貨權門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

鼎司傾覆重器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操

教閹遺醜本無懿德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

尤獠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雁鳥揚掃除凶逆魏志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

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

拜大將軍於幕續遇董卓侵官暴國董卓字仲穎隴西

中因曰幕府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官室卓至西京呂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魏志曰

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遂奔冀州故遂與操

卓因拜紹勃海太守紹遂以勃海之眾以攻卓謂其鷹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

犬之才爪牙可任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

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傷夷折劍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兖州刺史謝承後漢

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兖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兖州刺史被以虎文

獎蹙威柄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將大

成其威柄也言獎冀獲秦師一尅之報左氏傳曰秦孟明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作自晉濟河焚舟取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割剝元元殘

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

曰元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魏志曰太祖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一夫奮

臂與州同聲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魏志曰陶謙為徐

糧少引軍還又曰大祖與呂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富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

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故復援

旌擐甲席卷起征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

切春秋揮滅圖曰諸侯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漢書曰膠

水散席卷各爭忿妄

漢軍壁弓高侯 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

執金鼓見之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則幕府無

德於充土之民而有六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我有六造 後會鸞駕及施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天

於西也 還維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

伯安歛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

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

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 爵賞恩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白

濕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 羣談者受顯誅腹

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 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類異不應反

法百寮鉗口道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三司其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并五毒母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范曄後

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

操誅彪與術婚姻巫以欲圖發置奏以下獄劾以大逆漢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導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



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髀戶掠取金寶美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  
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位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  
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怨  
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雷繳充蹊坑  
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  
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其重莫不歷觀載藉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暴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

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

加緒含容冀可彌

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姪產男

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

氏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

周易曰棟撓之不可有輔

除滅忠正專

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

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

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播襲

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

掩其不

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秦貨爭為前登大羊殘醜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秦貨爭為前登大羊殘醜

消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干壽等覆鄴城紹入朝

歌鹿賜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枝郭太賢等遂及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

塞者有署各種取象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於是操師

震懼晨夜浦道屯據救倉阻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教地 欲以塘娘之斧禦隆車之

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隧 莊子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塘娘 幕府奉漢威靈

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 之謂也 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

之勢 策范曄說秦王曰烏獲之力馬而死夏育之勇烏而

死文子曰狡兎得而獵犬亨高鳥盡而良弓藏史 并州越

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

太行青州涉濟漯 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翰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

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 六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 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

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 雷霆虎步並集虜庭 李陵

人捉角一人足說文曰掎及足也

若舉炎火以熇飛蓬覆滄海以沃燂炭有

何不滅者哉 楚辭曰離憂患而延宿兮若縱火於秋蓬

黃石公三書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

河而既焚火其尅必矣聲類 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恩歸流涕北顧 毛詩序

曰炳燒也說文曰燂火飛也

其餘充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 呂布張揚已覆

云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為讎敵 尚書曰父師曰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 廣雅

召敵讎弗怠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曰微

幡也徽與揮古通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因而王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

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

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方今漢室陵遲網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

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服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營於

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關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莫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

而奪取曰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勛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太子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旅為助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書到荆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

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謹按律者

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今漢書著甲令

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

魏志曰荀或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

左氏傳閔子騫之辭

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

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志不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以膏齊父名字未足

以澆簡墨

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齋鄭璞曰鳥子

壁猶戲如始生翰毛

梁放肆顧行吠主謂田單曰詭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

而便陸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

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舉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苗之國左洞威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

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文四十四

之旌不按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

爵都尉揚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

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

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

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不負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

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

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

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

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聲越軍

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六國國

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及吳王濞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

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

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

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

自以兵強國

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富執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

漢書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

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

賢膠東王渠卬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

鼻之罵言未絕

於口而丹徒之刃已陷其脅

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陷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

勞軍漢使人

繼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上

首已陷其脅

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矣給音殆

間豪桀縱橫能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旅力過人號為飛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曰鸚視

虎顧蓋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然皆伏鉢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國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近者關中諸將復

相公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

阻二華據河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開而兵精悍堅壁勿與戰

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渡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平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奮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楸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戰固策秦王謂唐旦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送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趨走涼州典畧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

建安二十一年乃死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魏志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又鎮南將軍張

抱罕夏侯淵討之屠抱罕斬建涼州

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皆我王誅所當先

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加故且觀兵旋旆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討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旂首萬

里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魏志曰公西征張

至河池氏王竇茂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魏志曰西征張

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十萬之師击明魚爛張魯通竄走

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魏志曰魯弟衛夜豚魯潰走巴中遣人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魏志曰建安三

王朴胡賓邑侯社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

征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戰國策司馬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若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若

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

允武昭假烈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真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魏志曰胡濩者皆封

子皆爲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

國之而建約之屬鬲爲鯨鯢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

石民

為大 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父 超之妻挈焚首金城

母嬰孩覆戶許市 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 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 漢書洵勳曰甚 夫勢鳥

鳥之擊先高攫鷲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 棘翦扞戎夏以清 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 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 魏志曰建

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年治兵遂征孫權也

各湟中羌棘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完厨

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古羌之 所居各已見上文 霆奮犀卷自壽春

而南 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 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 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 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

汶江搃據庸蜀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 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漢書曰東越反上遣

萬里冠期五道並入 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慙必 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 權之

當易夷 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 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 揚雄勳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 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三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度幾

乎尚書曰惟景響音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音之應聲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率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

降魏志曰張遼字文遠為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還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

討畦固薛洪穆尚開城就化魏志曰畦固屬袁紹屯射

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穆尚留

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遂濟河圍射大洪尚率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奭舉事立

功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功曹

名命鳥合切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瓊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圍守鄴城則將軍

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

蘇游反為內應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魏志曰表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攻逐袁熙舉縣來服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

來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畫策折衝討難安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

遠急國家之難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此言言量也朝為仇虜及為上將所謂臨

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燖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冀矣魏志曰大

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魏志

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輔恐權不

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為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莫斯為其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

謂誅一夫紂矣乃神靈之通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

謂之凶賊是故伊執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又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楹左氏傳及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迹人安聖主得賢巨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而並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矚羅賢聖之

德也毛詩口鳳皇鳴矣于彼高鷓鴣之鳥巢於葦菀者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韓詩曰鷓鴣鳥名也鷓鴣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

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菀風至葦折巢覆有子則死有郊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鷓鴣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鷓鴣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菀葦折外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段也若與葦同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菀若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

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

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

死以存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踏而去虎之情匪不受其踏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城堅曰係蹄獸絆也蝮蛇在手則

壯士斷其節漢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

假道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螻蛄手則斬手螻蛄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

何故不殺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闇大雅之所保皆先

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忽朝陽之安其折若之未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尚書曰火炎昆岡玉石俱

焚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史記衛平謂宋玉曰故令往購

莫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

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整肅成爲秘書郎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爲魏

春秋撥亂世反諸拯其將隊造我區夏尚書曰文王用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魏志曰文帝爲魏高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幼不能益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孫公謀父曰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國異政

率土齊民未蒙主化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

有貴賤故謂之齊

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明允劬勞王室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

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悼彼

巴蜀獨為匪民

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以命授六師

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

高樓鎮西將軍鍾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子曰天子之兵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

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式商容之間散

西秦辭衡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益州先主

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西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勇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皆曹公歸表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屢出隴右蜀志曰伯約勞勳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擅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立牙之曰一氣來應旗幟拍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敵鞞之音旋而鳴是謂堂比年已來曾無寧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詩

曰經始勿亟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既黜受命殺武庚微子代殷陳平昔項立功於漢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脩武降漢拜平為都尉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漢書揚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氏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往者吳將孫壹舉衆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

之妹夫也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將衛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亮

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大將軍表鴛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曰無為戎首鄭玄曰為兵主曰戎首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已誠能深鑒成敗貌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晉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農不易畝市不迴肆秋曰禁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談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以基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詔難之以調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

紘湛恩注濊

韋昭曰湛音沉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烏黃切濊烏外切

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丹從駝定策存邛

服虔曰丹駝管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眠江本丹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管今為定策將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切策音鑿

略斯榆舉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人本結軌還轅東鄉將

報

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多

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不可猶不

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去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應劭曰巴夷推結左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相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張揖曰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汜濫衍溢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灑張揖曰灑沈澹災音淡言分其沈澹搖動之災也灑或作灑

字書曰澌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安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疥膚不生毛張晏曰弱體也孟康

曰腠胝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躡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沈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肢脛不故休

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切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齟拘文牽俗應劭曰啞齟急足之貌也善曰啞音握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孟子曰君子創故馳騫字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地與已并天是三也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云濱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真浸

潤於澤者賢君取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

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因普物靡禁得其所今獨局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戾夫為

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奇義曰以沫若水為閔也張揖

廣平微外出旌張揖曰徵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鑿靈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

梁割道德之涂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

謂所加焉者遠使䟽迹不閉勿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勿

䟽遠之國不被壅閉勿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

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勿曰明也字林音勿尚書

曰甲子昧爽孔安國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襄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取務也陵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百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曰作陵夷至於二世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咸五下登三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觀者未覩言

聽者未聞音猶鶴鵬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樂緯曰鶴鵬狀如鳳白玉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謂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遷延

而辭避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首

孔安國尚書序首

杜元凱春秋序首 皇甫安三都賦序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與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焉有鳳

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乎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昆蟲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崑崙墟色暴鬚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大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漢武帝秋風辭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首

孔安國尚書序首

杜元凱春秋序首 皇甫玄安三都賦序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行可遺棄之行也韓詩外傳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

何士民衆庶不與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

屬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焉有鳳

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其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豈與之墟爾雅曰河出山崑崙墟色暴鬚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及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答客難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湯然不見用因著論甲以自慰於論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夫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誦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履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遺行已見上文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蘇林曰同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晉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唯雄代起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孔子思謂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身處尊位

珍寶充内外有倉廩藏曰倉君米藏曰廩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列子曰揚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手油楹記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文子曰群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

事異則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苟能

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說苑鄒子說梁王

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鶴鶴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鶴鶴載飛載

鳴毛萇曰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僇兔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黈纆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不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谷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甲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天下和平與義我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

廣以為然延罷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在  
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在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彘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彘狐瓢也文讀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平說苑趙  
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連天下猶是觀之譬由鼙  
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鼙之襲狗狐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鼙音精服虔  
曰鼙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鼙鼙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  
曰按方言豚猪子也今人相罵曰狐豚之子是也說文  
曰糜爛也土皮切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并序

揚子雲

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

哀帝即位封后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

離不以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張虔曰玄當黑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網人紀不生則已尚書

王放筆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綱紀也孔叢子曰先

子魚曰丈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也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  
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疎獨

說數十餘萬言以樹喻文也說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曆序曰元氣正

至微也淮南子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纒給事黃門蘇林

曰出入無間意者玄得無尚阜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招

黃明不長作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落

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擊

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

齊北四分五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斃垂以道服虔曰范睢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摎

為誰王稽曰穰侯范睢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

穰侯過淮南子曰頻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擊坏而道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

之坏普來切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鄉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孟軻雖連聲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歧孟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

海應劭曰會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間之

西前番禺應劭曰南海郡張晏曰南越王都也蘇林曰番音潘後極塗應劭曰漁

東南一尉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西北一候如淳曰地理志曰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

鎖何休注曰斬要之刑也音質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為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相子卒晏

嬰羸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龍衣感營于八區

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臯陶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讓于稷契暨皋陶戴維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纒與紕同紕所氏切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五尺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蓋言五伯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白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壁言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鳥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仁

胥死而吳三種蠱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破吳五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

折指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指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指古拉字也力答切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

禁欺稟切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

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

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

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辭曰堯舜皆有舉任兮故

自商而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

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

之及堂阜而勝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俟使相

可也公從之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素庸築博巖武丁得

之舉以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

所誠更還見嬴嬴笑之以謀告無忌韋昭曰笑人不知已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七十

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

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

相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

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或擁篲而先

區區區雖區區行也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是以士頗得信

其舌而奮其筆空際踴躍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

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

也行趨步也 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行胡庚切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司

曰多物將往投跡者衆 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擊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鷓梟而笑鳳皇執蠓

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蟻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疾子謂扁鵲曰臣聞上

夜法言曰扁鵲盧人而善醫跗音附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

成各仁惡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睢魏之天命也

折櫓摺髀免於微索埤蒼曰髀骨也口亞切翕肩蹈背扶服全橐孟子

有諂笑劉熙曰脅有棟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體也入橐已見上文

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閔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穰侯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繫也音紙蔡澤山東之匹

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搯其咽而元其

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顛欺其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勳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曰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頰鼻莖也於達切沫酒天下已定

面也呼憤切廣雅曰咽隘也一千切盜音益

金華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華之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戌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邵曰輅謂以木當膏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掉三寸之內動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申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魯諸生弟子共起朝儀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尚書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麻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性矣

服虔曰性猶繆也性布迷切性或作繆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朱史高也夫蕭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山朋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隕坻丁禮切韋昭坻音若是理  
之是字書曰巴蜀各山堆落日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  
名久著於天地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  
取榮名也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為策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司馬  
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

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夜亡奔相如

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曰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向廉也歸遺細君又向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 答賓戲一首并序

###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  
學無功勞於時仕下富貴也又感東方朔

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滂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庾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也善自淮南子曰士有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亦云名而

已矣如享曰唯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叔孫豹之辭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潤身而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貴及身與時也

是以聖哲之治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暖墨突不

黔言昭曰腰温也言坐不暖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黔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故起天下之利除萬民

之害也小雅曰黔黑也巨災切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也舍者主靜無為也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氏曰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沉其洋溢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沉

字字或為說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唐曰響波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父也響莫版切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

鱗皆謂飛龍振拔塗塗跨騰風雲說文曰塗濁水也使見

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音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帶下無所根

曰帶都獨據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氏曰

顛抄也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巨竟之巨方

曰以巨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

為緬雖馳辯如濤波擿藻如春華韋昭曰

勅旆切藻水草之有文者猶無益於譽取也漢書音義

鹽鐵論曰文文章繁於春華

曰文文章繁於春華

曰文文章繁於春華

最下功 意者且運朝多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曰殿 云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項岱曰道寬舒

作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

曰窆一弔切 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岱曰周王失

侯伯方軌戰國橫鶩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

橫於是七雄虓鬪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晉灼曰詩云關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 遊說之徒風颭雷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疾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韋昭曰颭風之聚微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畢爾之畢

說文熒火飛也焱與熒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煜光明之

貌也雲言炎輒切焜弋淑切 當此之時搦朽摩鈍鈇刀比肩能一斷韋昭

摩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 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李奇曰見上文 虞卿以顧盼而捐相印史記

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士出見趙相虞 夫秋

發投曲感耳之聲項岱曰歌口吟也 合之律度浩蕩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浩 因勢合變遇時之

容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講之事 風移俗

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 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 商鞅挾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

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霸富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傲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言據傲乘邪也朝為榮華夕為顛頽福不盈晷禍溢於

世李奇曰當富貴之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凶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章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

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

貴厥宗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正薨謚為孝文子楚代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也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也

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聖人之道豈可二行如斯鞅韓非不韋之徒也善曰

說文曰迂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

羽夫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字善曰掃即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

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知日望之如雲冕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史記太公曰

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沐浴玄德仰太蘇沐浴膏澤尚

書曰玄德升聞法言曰或問泰和枝附葉著譬猶草木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參天地而施化豈

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云人事之厚薄哉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矐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

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

沈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沈音軌韋昭曰濫音濫整音旌郭璞爾雅注曰敦盂也都回切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霸起黜斯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向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

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歸又曰王訪于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以漁釣好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齊寧激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邳水王曰窳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遊下邳垠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皆族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向陸生乃祖述存亡

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

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惠法

弟子或莫見其面言太玄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

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婆娑乎

術藝之場項岱曰波娑偃息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列炳乎後人斯非亞與項

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論語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荀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之綱項

曰或施質其道或施文道此正者所以為網維也善曰春秋

元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

而政文質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道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

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

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相謂谷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腴者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之如

善曰毛詩曰神之實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王於楚山之中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塗之後蛇於江中街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  
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項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不覩其能奮靈德  
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合風雲超忽荒而踈昊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

音戰踈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此君子道德之真言屈  
伸如一無不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項岱曰牙

師曠也管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摧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

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良樂軼能於

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

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

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斤和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

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砭石又曰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章昭曰研范  
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走亦不任厠技於彼  
羊維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鴻

雁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舟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

歌曰水揚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谷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

日樂極必哀來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矣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莊子謂惠子曰孔行年六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舟遙遙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喜微毛詩曰馳驅

喜亦熙字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

熙光明也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攜幼入室

有酒盈罇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引壺觴以自

酌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倚南窓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

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殿設羽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

望爾雅曰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子

曰公孫繆辨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子焉求桓子

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

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壽

賈逵國語注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玄周禮注曰既窈窕以尋叔赤崎嶇而經丘曹摅贈石

窈窕山道深埤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



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

知也孔叢子孔子歌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孔子曰

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懷良辰以孤往

或植杖而耘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

也司馬彪曰獨住任自然不復顧世論登東臯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

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

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

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

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

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

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二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

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

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比日謂譬喻不斥言也主  
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詠歌  
依違不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寤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始者謂王道興  
衰之所由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  
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中太王  
王季文王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哀蓋字之誤也哀  
當為衷謂中心念

如怨之也无傷善  
之心謂好仇也

### 尚書序首

###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  
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爰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辟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九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川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禱  
杌曰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書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  
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  
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  
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  
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  
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  
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  
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  
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  
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  
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  
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  
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  
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  
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  
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旱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湏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文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全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太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是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其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謐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事畢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夏有五子之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至者古詩之流也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比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主唐勒競為侈麗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冒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榭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  
得賊縱橫辭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成頌以調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麟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  
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蔚也難蜀父老  
曰麟集仰流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吉凶生矣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志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  
蔡邕碑曰堊形表而影附

謝承後漢書序曰士  
庶流宕他州異境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函夏已見赭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環瑋可以偏

王埤蒼曰瑋  
瑋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  
西京賦曰鑒戒唐詩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  
辨九川之地所封域又曰動物宜毛植

阜物宜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過秦論曰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  
公曰成王作

頌沐浴  
高月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

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  
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殖

之物各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從士且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 思歸引序二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

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哀吾

慷慨多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橋矯賈

生弱冠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

未被書擅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大祖祭喬玄文

去官免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其制宅也却阻

長堤前臨清渠首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

堂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班

因

漢書揚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

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友顧以游目劉歆又好服食

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欬詩復見牽羈婆娑

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賈逵國語注曰黷媠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

也毛詩曰茲之求歎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此曲有絃無歌人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九四十五



